

參、排灣族 masuvaqu/masalut（收穫祭）¹

（作者：吳清生）

一、緣起

排灣族族語masuvaqu前綴字masu指結束，字根vaqu指小米。傳統時期小米為部落主要賴以維生之主食，早期因著小米生長週期而發展出一系列之歲時祭儀。一年祭儀之開始自9-10月mavacuk（開墾）→11-12月qemuljic（整地）→12-1月tjemugut（播種）→2-3月kiqudjalj（祈雨祭）→3-4月masik（疏拔）→5-6月zemazau（驅趕蟲鳥）→7-8月masuvaqu（收穫祭）²（如表1）³。因此，小米自開墾至收成是一年的循環，統稱歲時祭儀，masuvaqu（收穫祭）即為一年的結束，亦稱masalut或masucavilj，指年的跨越。

表 參 - 1 排灣族歲時祭儀期程表

農事 \ 月份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mavacuk（開墾）												
qemuljic（整地）												
tjemugut（播種）												
masik（疏拔）												
kiqudjalj（祈雨祭）												
zemazau（驅趕蟲鳥）												
masuvaqu（收穫祭）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早期排灣族人的各類祭典節慶，是以人與生活節序，大自然的時序變化，來決定適當的祭儀活動與時間。然而因時代變遷，生活方式的改善，使各項節慶及祭典，因不符合現代生活步調，而隨時代潮流漸漸改變其舉辦時間及方式，只留下象徵性的儀式，失去原有的實質意義和作用（吳清生、黃新德、邱新雲，2014）。因此，部落族人無法感受歲時祭儀所蘊含的文化內涵與切身的關係。尤其旅居在外的族人更是來匆匆，去也匆匆，回部落參加一天的祭典，幾乎是前夜趕車，次日又要趕夜車回工作崗位，根本無法參與部落祭典，也導致外界對於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放假日⁴的質疑與刻板印象，認為原住民的祭典就是吃吃喝喝、唱唱跳跳的形式罷了！鑑此，期藉部落耆老殘存的記憶及前人研究成果加以整理，讓族人及社會大眾瞭解排灣族masuvaqu（收穫祭）所蘊含的文化內涵及對排灣族人的意義與重要性。

¹ 本章撰述人為吳清生。

² 排灣族小米收成時節，因地域的不同，低海拔地區（如東排及南排）小米收成時節較早於7月份，相對海拔較高之小米則於八月份收成（如北排及中排），因此小米祭辦理時間端視小米收成時節而有所不同。

³ 本表參考許功明、柯惠譯合著（1994）排灣族古樓村的祭儀文化；吳清生、黃新德、邱新雲（2014）東排灣族tjuwaqau（大狗）部落誌。

⁴ 目前排灣族歲時祭儀放假日訂在七月及八月擇一天放假。

二、歲時祭儀詮釋

（一） 祭儀起源

在排灣族milimilingan（神話）中，小米種及祭儀皆由天神所賜，是以pulingau（巫師⁵）及mamazangiljan（部落領袖）執行祭儀時的經文中，祈求告祭之神名（吳清生、黃新德、邱新雲，2014），概述如下：

1. salemedj：是被來自神界tuarivu處的drenger女神看上，召至冥界去學習祭儀成為人間祭儀來源之始祖，並且為人間帶來糧食和作物（許功明、柯惠譯，1994）
2. tjagaraus/giling：是擬人化之神，他是專管“粟”並司雷電之神，小米為人類主糧，由播種到收穫皆靠祂照顧，據說女神salimedj曾去跟祂學小米種法及祭祀法（吳燕和，1993；譚昌國，1992）
3. tjagaraus：指排灣族之發祥地一大武山，在此有差使雷電之神及專司粟稗種子之神〔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五卷〕。

綜上所述，結合排灣族神靈觀所示（如圖1），salemедj為qipidi（宇宙界）naqemati（創造神）所賦予專管祭儀之粟神，再透過qilizen（祖靈界）tjagaraus（創始祖靈）傳入qikacawan（人間）之mamazangiljan（部落領袖）及kadrangiljan（巫師長）分工合作，各司其職，照顧部落子民。

⁵ pulingau 前綴字 pu 指很多的意思。字根 lingau 指瞭解很多事情，是個有智慧的人。因此，通常指稱可以通天與瞭解人間習俗的巫師/靈媒，以下以東排灣族習慣用語簡稱巫師。

排灣族神靈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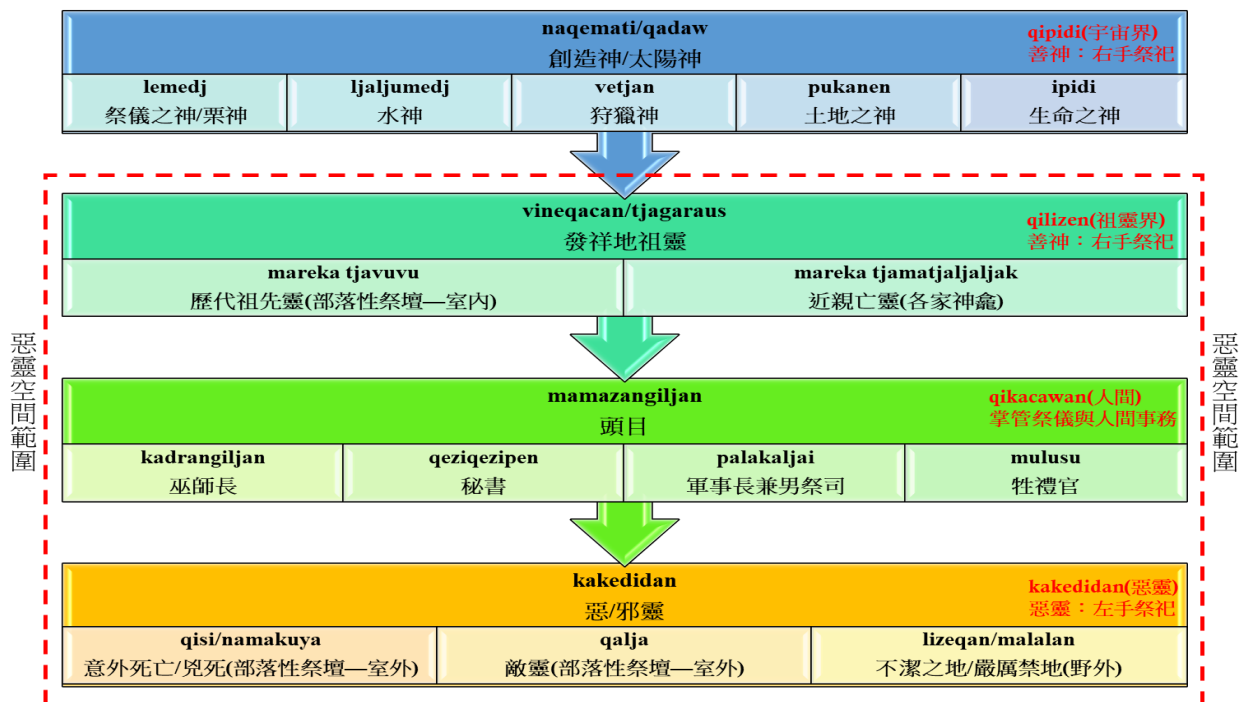


圖 參-1 排灣族神靈觀

資料來源：吳清生繪製

(二) 相關神話

排灣族歲時祭儀各項儀式都有其對應的神祇，包括lemedj（栗神）、ljaljumedj（水神）、vetjan（狩獵神）、pukanen（土地之神）、ipidi（生命之神），這些神祇都有其各自的空間位置。當pulingau（巫師）做祭儀時，不能將祭祀神祇及空間搞錯，否則將帶來部落的禍害及小米生長不佳或遭蟲害，致使部落小米欠收。到了masuvaqu（收穫祭）時，此時pulingau（巫師）必須招喚祖靈，包括vineqacan（發祥地祖靈）、mareka tjavuvu（歷代祖先靈）、mareka tjamatjaljaljak（近親亡靈）等，mamazangiljan（部落領袖）及pulingau（巫師）先給祖靈pakazelju（酬神），之後即針對namakuya（兇死）之祖靈予以pazazekazekatj（照顧）。因此，在排灣族神靈觀，並無所謂孤魂野鬼，每一個神/祖靈都照顧得好好的。當所有神/祖靈祭祀完以後，人間才能安安心心、快快樂樂的辦理kazelju（人間過年）慶祝活動。

(三) 文化意義

排灣族是階層分明的社會結構，區分貴族、士族及庶民。傳統時期mamazangiljan（部落領袖）擁有部落領域內土地、河流及自然資源的支配權，並透過儀式與禁忌發展一套社會倫理規範與文化價值體系。因此masuvaqu（收穫祭）祭典開始前，mamazangiljan（部落領袖）、pulingau（巫師）及家臣等會逐一至各家告祭祈福及kisatja（穀物稅），同時加持各家準備好的vusam（小米種），使部落族人來年平安與豐收。隨即mamazangiljan（部落領袖）將所收取之satja（穀物稅）執行pavadis（將穀物及肉類稅收重新再分配）儀式，以感謝神靈、友好聯盟部落及照顧鰥寡孤獨廢疾者等，並結合部落獵人masuvaqu（收穫祭）前之集體狩獵與採集所獲得之獵物與食材，由部落ina（媽媽）們分工合作，做成vawa（小米酒）、qavai（小米糕）及傳統料理等，先舉行pakazelju（酬神）給神/祖靈過年，俟後部落族人方能舉行kazelju（人間

過年)儀式,藉此以歌舞聯繫部落族人情感與經驗交流,蓄積能量並獲得神/祖靈的祝福,期能新的一年平安順遂與豐收。

三、歲時祭儀程序與禁忌

隨著時代變遷,因地域、語言及政治、經濟與宗教等影響,遵循傳統歲時祭儀者闕如,當前排灣族各部落之歲時祭儀,或有一些做法上及文化詮釋上的不同,且幾乎僅保留7至8月份的masuvaqu(收穫祭)。然而要回復傳統masuvaqu(收穫祭)祭儀文化是不符實需,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例如回復遊耕及燒墾農作以及要求各家各戶播種小米或釀小米酒等。惟如何以排灣族sasusuan(傳統習俗)及kakudan(當代習俗)之觀點⁶,在不失masuvaqu(收穫祭)文化核心價值及主要儀式程序、禁忌與文化內涵下,結合sasusuan(傳統習俗),創發新的kakudan(當代習俗),乃為各部落積極復振與傳承的工作。以下即針對目前還在執行傳統masuvaqu(收穫祭)的東排灣族tjuwaqau部落⁷,結合當代習俗之作法,分述如下:

(一) 前祭

1. pasavavuwa/kivaqu(採收小米)

傳統時期,kivusam(摘小米種)前一天攜帶裝小米種的竹筒到mamazangiljan(部落領袖)小米田摘五串小米捆成一把,並將竹筒及五串小米置於田中祭壇,次日由mamazangiljan(部落領袖)取回後,族人即可互助換工方式先採收mamazangiljan(部落領袖)家的小米,再輪流採收各家的小米。小米採收後,即針對小米種執行seman vusam(潔淨除穢小米種)儀式,並獻給粟神,代表部落小米採收完成。同時mamazangiljan(部落領袖)及家臣開始籌備masuvaqu(收穫祭)的儀式活動(譚昌國,1992;吳清生、黃新德、邱新雲,2014)。

當部落小米採收完成後,部落男人們忙完農事,獵人即開始行集體狩獵活動。各部落集體狩獵時間不同,有的在採收小米之後,亦有部落於pakazelju(酬神)之後。其次,方式也不同,有的部落是獵人集體一起狩獵,有的則是各自狩獵,但所獲之獵物同樣都會集中到mamazangiljan(部落領袖)家,由部落族人一起分享。其次,執行masuvaqu(收穫祭)的儀式前,mamazangiljan(部落領袖)會召集巫師及其家臣召開部落會議,研商辦理儀式活動時間及各項工作的分配事宜後,隨即向族人宣告祭祀活動時程,俾能配合辦理。

2. pasavavuwa 及 pasapanaq(前往山上及河流捕獵與採集)

當部落小米採收完成之後,為了因應masuvaqu(收穫祭)所需的食物與食材mamazangiljan(部落領袖)於當天朝陽剛升起時⁸呼喊pasavavuwa itjen nu sauny.以及pasapanaq itjen nu sauny.⁹

⁶ Sasusuan 指遵循的古禮法典,會隨著時代改變,但變動幅度不大,端視部落頭目、巫師及耆老是否把持堅守傳統習俗,是排灣族人依循的內在法律與價值體系,猶如憲法位階;kakudan 指遵循 sasusuan 的核心價值,結合當代時空背景所需,創造新的當代文化習俗,猶如法律位階。反之,kakudan 未遵循 sasusuan 核心價值,老人家常會斥責說:neka nu kakudan.意指沒有排灣文化的習俗。

⁷ 東排灣族 tjuwaqau 部落位於台東縣達仁鄉台坂村,源自於 paqumaquma(中部排灣族發祥地),因土地、水源、禦敵、禁忌等因,陸續自主遷徙至金流溪流域,1939 年日治時移住政策乃迫遷至大竹高溪流域,復於 1953 年國民政府以方便管理為再次遷徙至當今台坂村。tjuwaqau 部落祭儀文化得以保存,有賴於 maljaljaves 頭目家三位老巫師的堅持,包括宋美麗巫師長(1926 年生)、邱梅葉巫師(1920 年生)、郭月香巫師(1935 年生)。三位巫師每年執行歲時祭儀,並於 2006 年起復振部落 maljeveq(五年祭)儀式迄今。

⁸ 朝陽在儀式中被視為力大無窮,結合部落領袖的靈能,被視為好的兆頭。其次,也避免部落孩子起床後無故打噴嚏,影響工作進行。

⁹ 傳統時期部落沒有廣播氣,呼喊工作各部落有的是頭目,亦有家臣來執行,作法與呼喊內容或有不同,目的是動員部落一起行動做某一件事情,不能做其他與祭典無關的事情,被視為禁忌。

告知部落族人今天我們要前往山上及河流狩獵與採集。當部落族人聞聽呼喊後，獵人們會相繼上山看陷阱，或每家派人去河流抓魚及採集野菜、月桃葉、甲酸漿葉、竹筍、藤心等，如果獵人獵得山豬、水鹿、山羌、山羊等有腳蹄的動物，除了於部落入口榮耀呼喊以外，也告知部落的族人準備迎接獵物與處理。藉此展現獵人靈能，提升其社會地位。反之，獵人沒有獵得動物亦不能空手而回，必須帶木柴送到mamazangiljan（部落領袖）家，代表祖靈所給予的禮物。其他部落婦女則前往mamazangiljan（部落領袖）家準備食材、搗小米或釀小米酒等工作。

當今各部落pasavavuwa（山上狩獵）及pasapanaq（河流捕魚）實施方式與時間不同，但幾乎只剩儀式性展演，很多部落已不再執行，或許也受限於國家保育政策影響以及現實環境的改變，致使復振狩獵與採集文化難於傳承迄今，深植探討。至於此儀式實施時間則端看部落會議決定而為。惟活動結束當天到半夜lemiljuas（新舊粟混食）時段，各家會將小米搬入kuvekuv（小米倉）。先由女性對小米倉做潔淨除穢後，男性則將小米搬入倉內，族語稱lemukuz。但搬小米入倉工作是由男性負責，女性不可以做（譚昌國，1992）。

3. lemiljuas（新舊粟混食）

此儀式通常於mamazangiljan（部落領袖）家由pulingau（巫師）執行新舊小米混食儀式，將新小米及舊小米同置於容器內加上野菜，攪拌混合後，在容器下用火煮食。在此儀式未執行前，全部落族人不得煮食新小米。這個儀式代表著舊小米是即將結束的一年，而新小米則代表新的一年。新舊小米經過pulingau（巫師）的儀式轉化後，表示新年正式來臨，部落族人可以重新過上新的生活，各家各戶也才可以煮食加入野菜的新小米。因此，lemiljuas（新舊粟混食）儀式在masuvaqu（收穫祭）是非常重要也是最核心的儀式，代表著年的轉換，猶如漢人吃年糕，雖然文化意義不同，但有異曲同工之處，沒有經過lemiljuas（新舊粟混食）儀式就等於沒有過年一樣，其他後續儀式也就不能執行。

除了mamazangiljan（部落領袖）家當天要lemiljuas（新舊粟混食）外，其餘家戶也不能吃新米，要用舊小米煮tjemaljas（沒有配菜煮的小米粥）的飯吃，根據部落耆老黃新德（1952年生）的敘述：「lemiljuas（新舊粟混食）的當天，我媽媽會煮tjemaljas的飯來吃，它是一種比較粗糙的小米，俗稱在來米。tjemaljas的飯沒有加任何的野菜，就只有小米而已。」由此可知，lemiljuas（新舊粟混食）當天各家各戶都是吃舊的小米，lemiljuas（新舊粟混食）儀式結束後，即是新舊曆年的交替，也是儀式上與身心靈上重要的轉換。

4. ksatja（穀物稅）

傳統時期部落土地屬mamazangiljan（部落領袖）所有，其屬民猶如佃農，每年當小米入倉後，mamazangiljan（部落領袖）、pulingau（巫師）及家臣會至各家各戶ksatja（穀物稅）。按照sasusuan（傳統習俗），ksatja（穀物稅）通常於kazelju¹⁰（人間過年）儀式前一週以前執行，因為夏季小米酒發酵至少要一週以上時間才能飲用，如果提早執行，就沒有小米酒可供kazelju（人間過年）及儀式使用。但是現在市售米酒已取代小米酒，各種儀式都以公賣局米酒作為儀式用酒，獲得容易，所以各部落ksatja（穀物稅）辦理時間不一。

此儀式當朝陽升起時，mamazangiljan（部落領袖）呼喊：ksatja itjen nu sauny告知部落族人今天要執行ksatja（賦稅）儀式。隨即mamazangiljan（部落領袖）、pulingau（巫師）及家臣，先於qinaljan（部落性祭壇）開始作祭，並帶著加持過的祭品（紅藜酒及小米酒混合的酒渣及祭葉）至各家一一告祭祈福與ksatja（穀物稅）。到了各家以後，mamazangiljan（部落領袖

¹⁰ 指人間的過年。

）會先到各家的kaqumaqan（神龕）喚醒mareka tjamatjaljaljak（近親亡靈），告寄予已跟隨今天所作的儀式。之後pulingau（巫師）開始執行kisatja（穀物稅）儀式，過去穀物稅是以主食小米為主，比例上是10比1，亦即族人小米收穫100把必需繳納10把，而這10把的穀物稅當中，mamazangiljan（部落領袖）會留一把小米給當家屋主作為明年播種小米的vusan（種子），族人深信此經過pulingau（巫師）祈福加持的vusan（種子），不但小米已行除穢與加持靈能，使小米長得很好，不被蟲害，帶來明年的豐收。同樣的這個家的人也隨之與小米一起加持與祈福，來年平安順遂。

惟當今種小米的族人不多，大部分以代金、白米、麵粉、米酒、飲料等代替穀物稅，而稅收比例也不像傳統時期這麼嚴謹，幾乎隨各家心意而為，但意義是一樣的。例如以金錢作為稅收時，屋主要準備對等的兩份（如100元紙鈔兩張），pulingau（巫師）針對屋主提供的200元紙鈔加持祈福儀式後，退還一張100元交給當家屋主，並囑咐其必須保管好，避免拿去花用，猶如漢人的母錢一樣，帶給來年倍增的福運（如同一把小米播種下去，收成時會倍增成100把）。而另外一張100元則作為satja（小米稅），倘若是酒類、白米及麵條等物資，則象徵性的退還一瓶或一包給屋主（如圖2）。這是當前還在執行kisatja（賦稅）儀式的部落，因應社會變遷而改變的新做法。



圖 參-2kisatja（賦稅）儀式

資料來源：吳凡提供。

由上述而知，kisatja（穀物稅）儀式在彰顯mamazangiljan（部落領袖）的主權，並從satja（小米稅）中回贈各家各戶小米種，透過儀式潔淨除穢，使小米種得以茂盛繁衍。是資源重新再分配，也是mamazangiljan（部落領袖）做到照顧族人的義務與責任，使部落凝聚向心，團結互助的文化呈現。而這些收取之稅收以及部落集體狩獵、採集所獲之獵物及野菜等，都將做成小米酒及佳餚，作為kazelju（人間過年）全部落族人一起慶祝與享用。反之，在masuvaqu（收穫祭）祭典中，如果mamazangiljan（部落領袖）沒有執行kisatja（穀物稅）儀式，除了未盡到照顧部落子民的義務外，也將無法舉行kazelju（人間過年）儀式。

5. pavadis（資源再分配）

kisatja（穀物稅）儀式結束後，族人會聚集在mamazangiljan（部落領袖）家，此時mamazangiljan（部落領袖）及pulingau（巫師）會進行pavadis（資源重新再分配）儀式，首先巫師會在qinaljan（部落性祭壇）做儀式，並將vadis（小米稅與獵物稅的綜合，如qavai小米糕等）一部分獻給友好聯盟關係的部落，以東排灣族tjuwaqau部落為例，聯盟的部落有六個，包括tjavanaq、lalepaq、tjuamanges、tjuwbar、tjalirik、djumulj等部落，因此mamazangiljan（部落領袖）家會準備小米一把、小米酒一甕、小米糕一條等六份，由mamazangiljan（部落領袖）

親自交由聯盟的部落mamazangiljan（部落領袖）或代表人，並以排灣族langalj（連杯）¹¹互飲，象徵最崇高的禮遇，互為友好與聯盟。其次分配一定數量給孤苦鰥寡廢疾之族人，然此部分因時代變遷，國家社會福利制度完善（如低收入戶補助、清寒補助及文化健康站等），目前改以分配qavai（小米糕）或小米酒給各家族長老，達到mamazangiljan（部落領袖）照顧族人的目的，以凝聚向心（如圖3）。最後則是將所剩貢品交由部落婦女們作成佳餚，準備於次日的主祭kazelju（人間過年）時，由全部落族人一起享用。



圖 參-3mamazangiljan（部落領袖）執行 pavadis（資源再分配）儀式
資料來源：吳凡提供

由此可知，satja（稅收）具有再分配的性質，它使經濟困窘的家也能生存延續，而再分配的中心是mamazangiljan（部落領袖）家。satja（稅收）使每一家能延續，也使mamazangiljan（部落領袖）家的權威得以延續，即達成部落整體的延續。（譚昌國，1992）

（二）主祭

1. pakakazelju（酬神）

此儀式過程繁複，其主要祭祀內容為給神過節，必須招喚vineqacan（發祥地祖靈）、mareka tjavuvu（歷代祖先靈）、mareka tjamatjaljaljak（近親亡靈）等，mamazangiljan（部落領袖）及pulingau（巫師）先給祖靈pakazelju（酬神），之後即針對namakuya（兇死）之祖靈予以pazazekazekatj（照顧）。有些部落在pakakazelju（酬神）當天要執行宰豬儀式，以東排灣族tjuwaqau部落而言，這隻豬必須是活豬，無分大小，但必須由mamazangiljan（部落領袖）家臣mulusu（牲禮官）負責宰殺，當mulusu（牲禮官）第一刀刺下去時，豬會發出宏亮的嘶吼聲，這嘶吼聲就是在招喚祖靈一起到人間過年（如圖4）。反之，如果所獻祭的豬是已經在外地由廠商處理好的電宰豬，按照傳統習俗，祖靈將無法感知，而終將失去pakakazelju（酬神）的意義。

¹¹ 排灣族 langalj（連杯）設計代表雙方地位平等，相親相愛。例如身高較高者要配合較矮者蹲低以利連杯達到平衡，酒才不會從口杯中溢出，代表雙方無分高低，地位平等。同時雙方互飲動作快慢要一致，才不致將酒溢出嘴角，亦即要有默契。另外兩口杯的間距貼近沒有距離，代表相親相愛。因此，連杯通常用於頭目接待貴賓或結婚喜宴時使用。



圖 參-4mulusu（牲禮官）第一刀刺下去時，豬會發出宏亮的嘶吼聲，這嘶吼聲就在招喚祖靈

資料來源：吳凡提供

因此，這隻豬就成了祖靈與人間溝通的橋樑，每年masuvaqu（收穫祭）必須宰豬獻祭。至於酬神的祭品，除了小米酒與小米糕外，這隻豬要比照獵物割取鼻子、耳朵、右大腿皮肉、肝臟等，並用一根尖刺的竹子串在一起，象徵一頭豬獻祭給祖靈。獻祭完以後，剩餘的肉則按傳統習俗一部分給mamazangiljan（部落領袖）、pulingau（巫師）、mulusu（牲禮官）等工作人員，其他則交由ina（媽媽）們做成料理，族人一起過年享用。

2. kazelju（主祭一人間過年）

此儀式是延續kisatja（穀物稅）儀式，部落ina（媽媽）們將部分satja（稅收）釀成小米酒發酵後約一週後舉行。當天朝陽升起時，mamazangiljan（部落領袖）會呼喊：kazelju itjen nu sauny.告知族人今天是我們kakazelju（過年）的日子。這是masuvaqu（收穫祭）的主軸，部落族人會盛裝排灣族服飾到mamazangiljan（部落領袖）家參與盛會，並將準備的佳餚與釀製的小米酒集中於mamazangiljan（部落領袖）家廣場，由全部落族人一起共享與迎接新年的到來。

此時部落長者會以對唱方式讚頌祖先及mamazangiljan（部落領袖），也會找平時農作或狩獵等伴友對唱，互相溝通、勉勵與關心等，甚至交流農事、狩獵心得，相互學習與提攜。年輕人則利用歌舞展現與表達自己的情感。但傳統時期比較保守，當男生碰到心儀的女生時，兩人不能當眾隨意牽手、摟抱或表達愛意，男的要去砍柴偷偷放置於女方家外牆邊（不能太辣辣的送情柴，不符排灣族內斂性格，不會受到歡迎）。當女方家長發現情柴後，首先會偷偷窺伺送情材的男生是哪一家小孩，再看看所砍的木柴是較輕不耐燒的雜木（表示懶惰無力），還是砍耐燒且較重的九芎樹（代表勤勞有力，因此稱為情材），如若是前者，就算送了數次情材，女方家長仍足不出戶迎接送情材的年輕人，表示反對雙方交往。反之，如若是後者，只要門當戶對，沒有血緣關係，可能送第一次情柴之後就會邀請他到家做客，並同意他與女兒交往。

當天到了傍晚時刻，mamazangiljan（部落領袖）和長老們會集中今年犯過錯的meqacuvucuvung（年輕人）訓誡，嚴重者要跪下或鞭打，族語稱lemasudj（整頓）（譚昌國，1992）。晚間則延續白天的歡樂，於mamazangiljan（部落領袖）家廣場圍成圈圈，一起手拉手dremaian（排灣族八步舞），雖無儀式性的活動，但族人相信此時祖靈是與部落族人一同歡樂的，要注意言行舉止，保持莊重及敬畏的態度。因此，族人盛裝出席，並於場中央準備小米酒，mamazangiljan（部落領袖）及其家臣坐於中央，其餘族人圍於周邊成圈，吟唱傳統古調及跳排灣族八步舞。期間邊跳邊由mamazangiljan（部落領袖）及家臣以langalj（連杯）與

族人及賓客互飲，連結族人情感交流，體悟祖先dremaiyan（排灣族八步舞）文化，qavai（小米糕）吃完及vauwa（小米酒）喝完了，dremaiyan（排灣族八步舞）歌舞即結束。

（三）後祭

qemacuvun排灣語指一件事情給它做個圓滿的結束之意，後祭儀式5-7天。分別由mamazangiljan（部落領袖）、pulingau（巫師）及家臣至各個祭壇送祭品及執行除穢儀式，並告祭祖靈原諒儀式上所犯的過錯與不周延的地方，最後一天則由mamazangiljan（部落領袖）至舊社入口祭壇送祖靈後，整個masuvaqu（收穫祭）儀式才宣告結束（如圖5）。但儀式結束後mamazangiljan（部落領袖）必須邀請pulingau（巫師）到家裡吃飯，以感謝他們從mavacuk（開墾祭）、tjemugut（播種祭）、masik（疏拔）、zemazau（驅趕蟲鳥祭）、masuvaqu（收穫祭）等儀式之執行。此儀式結束代表整年的歲時祭儀結束，部落pulingau（巫師）也才能執行其他屬個人或家族的儀式，包括婚、喪喜慶與治病等，部落獵人可以回復單獨狩獵的活動，而部落族人至此回歸正常的生活。



圖 參-5qemacuvun 送祖靈儀式

資料來源：吳凡提供

（四）禁忌

排灣族禁忌是傳統時期用以規範族人的生活教條，根據其生活中累積的常識及經驗，研擬出各項保障族人生命財產及生活秩序的禁忌，用傳說故事或耳提面命的方式，將可能危及其生命安全之教條根植於族人心中，以規範其言行避免遭逢禍端或破壞社會秩序（吳清生、黃新德、邱新雲，2014）。有關歲時祭儀須注意之禁忌，茲條列於下：

1. 傳統時期 venaqesin（打噴嚏）是排灣族普遍存在的禁忌，不論是執行祭祀或日常生活中的瑣事，在開始執行前，打噴嚏被視為一大禁忌（吳清生、黃新德、邱新雲，2014）。例如獵人上山前遇上有人（無分族人與外人）打噴嚏，應立即停止上山。如若當天必須上山農作，必須放下刀或槍等重要武器裝備，不得做出與狩獵有關的行為，被視為禁忌，以免災禍降臨。然而打噴嚏者雖為無意冒犯禁忌或阻擋他人工作之意，但傳統時期輕則當場斥責，嚴重者會要求賠償其損失（通常以罰酒或為受害者工作數日）。
2. 排灣族視 vurungan（百步蛇）為祖靈的象徵，祭典期間遇百步蛇出沒，表示祖靈的

到來，必須禮讓其先行通過或繞越而過，切勿宰殺，視為不敬與禁忌。

3. **lemiljuas**（新舊粟混食）儀式前禁吃新的小米，儀式過後才能用新米加入野菜一起煮食來吃，象徵新的一年到來。
4. **qinaljan**（部落性祭壇）：此祭壇位於 **mamazangiljan**（部落領袖）家，只有三種人可以祭祀與進出：（1）**mamazangiljan**（部落領袖）及其家人。（2）執行部落性儀式的 **pulingau**（巫師）、男祭司與家臣等。（3）”**na saqaljai a quqaljai**”就族語字意解釋為最帥的男人，但這裡所指的不是這個男人外表很帥，而是具有靈能的勇士，傳統時期馘首最多的 **lakac**（指勇士中的勇士，或稱武將）。所以從這三種人中可以看出，都是祖靈所薦選具備靈能很強的人。因此除這三種人以外，其他人不能隨意靠近，尤其是女性月事來臨及孕婦最為忌諱。
5. 歲時祭儀取用 **qaqumu**（神水池）視為禁地，不能作為飲用水或隨意侵踏、吐口水、放屁、大小便等不敬行為，被視為禁忌。（吳清生、黃新德、邱新雲，2014）
6. 凡服喪中之族人，忌諱參與各項歲時祭儀及族人之活動，必須執行 **semupulju**（除喪）儀式後，才能邀請哀家參與活動（吳清生、黃新德、邱新雲，2014）。
7. 自歲時祭儀開始後，主祭之 **mamazangiljan**（部落領袖）與 **pulingau**（巫師）忌諱再參與部落族人的喪事，以避免部落小米遭受到穢氣的影響。
8. 女子懷孕或經期視為不潔，不得碰觸男子所使用工具，如刀、槍、獵獸夾等，否則器具之功力會折損或諸事不吉，易遭致意外傷害（吳清生、黃新德、邱新雲，2014）。
9. **masuvaqu**（小米祭）祭典期間，禁止從事或參與任何與祭典無關的事情，如發生意外或災難，**pulingau**（巫師）也無法處理其他儀式。
10. **lemukuz**（搬小米入倉）工作是由男性負責，女性不可以做（譚昌國，1992）。

四、歲時祭儀歌舞

（一）排灣族歌舞¹²

排灣族傳統歌謠有**palisi**（祭儀）儀式性質的誦唸吟唱，亦有生活上常見的**ilja**對唱以及**dremaiyan**歡聚歌舞等（顏正一，1997）。依照不同場合、環境（例如：換工時、聚會或婚禮）以及氛圍等，從豐富的曲調之中選擇應景的吟唱，並藉由所在之處取材歌詞（例如：山上晃動的樹枝），將自己的心意伴隨旋律向對方表達。藉由歌唱技巧（咬字、情緒）、修飾（擬人化事物），以及各種明喻暗喻，將排灣族婉轉內斂的性情，在歌唱時發揮的淋漓盡致。為了在指定的旋律以及片刻內要排列、組織歌詞，和對唱者答唱，排灣族的老人家各個都如同機智歌王一般。

排灣族的舞蹈通常以配合歌謠為主，有些歌謠的名稱就是取自所搭配的舞蹈為名，例如：**saceqaljan**（如同羽毛般輕盈的舞步）、**kiljikiji**（踢大腿的舞步）。除此之外，舞蹈也是隨著得

¹² 特別感謝吳凡提供長期於國立東華大學馬卡社團期間所作的排灣族各個部落樂舞田野調查資料，由於筆者欠缺排灣族音樂細胞，因此有關歲時祭儀歌舞資料大部分採用吳凡所提供之田野調查資料。

以配舞的歌謠節奏圍舞，主要有四步舞及八步舞，大家牽手圍圈，順時針律動的舞蹈。圍舞又可以分為單牽及雙牽，兩者都基於相同的步伐下，將雙手張開和身旁的人牽在一起，不同的是，雙牽是將手臂穿過左右相並的人，牽向緊接的另一個人的手。由於圍舞持續的時間很長，一方面圍舞的場合通常是在傳統大型典禮（例如收穫祭、五年祭、婚禮），為了維持體力並且展現端莊的姿態，舞姿講求平穩，除了腰部以下，雙腳邁開步伐，上半身始終保持一樣的姿勢，男女被拆分在舞圈的各半，講究階級的排灣族社會，從帶舞的第一人至最後一人之中，也按照部落階級依序排列。圍舞時，mamazangiljan（部落領袖）、耆老坐在舞圈中央，端詳舞圈中青少年的舉止。

勇士舞是展現驕勇善戰，戰功赫赫的精神舞蹈，既莊嚴又帶有很重的靈與邪氣，一般老弱婦孺與女子不能參與。當部落所有的勇士集結在一起，由一人領唱再由所有人複誦的演唱方式，勇士歌呈現出與其他樂舞所沒有的力度，吟唱講究抑揚頓挫分明、包含呼喊及答唱時講究大聲的音量並增加重音時的力道。而舞蹈上，比起平穩的圍舞，增加許多誇張的肢體躍動，如跳躍及踢腿，以表現出威嚇及英勇的性格。老人家常形容過去觀看勇士舞的感受是既精彩又讓人敬畏！

當今主要舉辦的歲時祭儀有小米祭及五年祭，然而小米祭及五年祭各自有不同的代表意涵，也因為個別儀式每個環境氛圍、工作內容及對象不同，因此在曲調及歌詞，甚至於舞蹈上都會有不一樣的展現。

1. maljeveq（五年祭）歌謠

依據儀式進程分為迎靈、主祭、送靈，五年祭開始之後，部落所有人都開始吟唱i ya qu（五年祭歌），召請祖靈在祭典期間回到我們的生活之中，i ya qu有分為純吟唱，聚在一起時以及刺球進行時所唱，還有在mamazangiljan（部落領袖）家或是祖靈屋前圍舞時所唱的舞曲版，其中僅有旋律及有無配舞的差別，在歌詞上所傳達的意思相同。

迎靈時所唱，包含讚頌所屬部落及擁戴mamazangiljan（部落領袖）的名聲、權力強盛，散播四面八方，以及讚頌祖先，述說祖先源自何處？祖先有許多可以教導、給予我們的，請祖先不要吝嗇的來到我們當中，和我們快樂的聚在一起。

主祭時主要吟唱的內容為，召請祖先從天上降下好處給我們，包含獵物（祈求祖先把獵物趕到我們身邊）、福氣、靈能還有所有好的種子。祖先因為很會快樂的生活、所給予的傳統文化及儀式都是最好的，自始至終都沒有改變過。

恭送時，因為祖先即將離去，歌詞表達依依不捨之情，我們在人間不忘祖先所託及教導，感謝祖先的到來。因為比起祖先，我們都是嫩芽，沒辦法和祖先一樣完美，這段期間的不周到，請求你們原諒與包涵。

2. 小米祭的樂舞

相較五年祭，masuvaqu（小米祭），沒有特定的曲調及舞蹈，樂舞的呈現更加多元豐富。唯有祭儀當下，mamazangiljan（部落領袖）及puljngau（巫師）將祭祀語言（經文、稟報內容）配合旋律告祭祖先，族人在mamazangiljan（部落領袖）家聚會時歡樂的唱歌圍舞，私下也能盡情的尋人對唱。勇士們及進行勇士頌、勇士舞，讚揚部落及mamazangiljan（部落領袖）的名聲及威望外，並誇耀自己狩獵的本領，稟報自己的戰功。

masuvaqu（小米祭）對排灣族來說相當於跨年，歌唱時也提及對於來年的期許，願得以豐收。然而過去交通不便，許多親友在小米祭期間才難得的見一次面，不論在獨自吟唱或對唱間，歌詞多表現出感謝並珍惜相聚的當下，互相珍重及期待再相見的情懷。

排灣族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夠以對唱的方式取代對話所能表達的事情，一群人也能以輪唱的方式進行聊天、討論。所有人都要在限定的旋律之內，急促將想表達或回應予對方的內容轉化成歌詞，並且在能使用的詞彙之中選擇最得體、高級的使用，對唱彷彿是一場競技。正因為一次次的機智對決，才得以激發出許多精煉、動人的詞句流傳至今。

五、歲時祭儀的服飾

排灣族傳統服飾受到階層社會的影響，在服飾上的差異，可作為身分地位之辨識依據（李莎莉，1998），貴族擁有特殊裝飾與圖紋的專利權。例如太陽紋、人像紋、人頭紋、百步蛇紋、熊鷹羽毛、陶壺及菱形圖紋等，以夾織、刺繡、珠繡、貼布繡等花樣，色彩以紅、橙、黃、綠色為主，佈滿一針一線繡上的琉璃珠與繡線圖紋（童春發、巫化・巴阿立佑司，2013），是排灣族人的印記、標誌、奪目亮麗的繡紋（潘立夫，1996）。除彰顯尊貴的地位與權勢，也展現細緻與華麗的獨特藝術美感。

隨著時代變遷及族群融合等因，當今排灣族傳統服飾加以改良、創新，例如東排灣族部分族群混合了卑南族、阿美族及魯凱族的服裝（童春發、巫化・巴阿立佑司，2013）；北排三地門鄉、中排瑪家鄉受到客家族群服飾文化的涵化、融合，並加以改良的排釦形式與現代化材料（蘇秋鳳，2010）；排灣族女性ljungpau（長服）仿製漢人女子的大襟衫設計（薛惠瑛，2004）等，使排灣族新服飾呈現具有多元文化的「排灣族民族風」（薛惠瑛，2004）。尤其在排灣族歲時祭儀活動盛裝時，不分男女老少，穿戴華麗的排灣族服飾，配合傳統歌舞旋律，手牽手圍舞踩著緩慢的四步舞或八步舞，更顯端莊典雅，繽紛亮麗。

一般男性服飾的常服有dreka/taupu（頭飾）、talupun（獸皮帽）、siabun（頭巾）、ibuk（短襟長袖上衣）、kelep（皮背心）及一般珠繡與夾織布料的背心¹³、tjevet（腰裙）等。盛裝的服飾則以刺繡，繡以各種紋飾的ipuk（短襟長袖上衣）、kaljipa（肩帶）、vayar（披肩）、kacin（後敞褲）、ljalja（羽冠）¹⁴、tjakit（禮刀）、zangaq（長項鍊）、dreger（頸鍊）等。（如圖6）

¹³ 背心是現代改良的服飾，因此沒有族語專有名稱。

¹⁴ 羽冠為熊鷹的羽毛，只有貴族與有戰功的獵人才能配戴。



圖 參-6 排灣族男性服飾

資料來源：吳凡提供

一般女性服飾的常服有taral（花環及黑布頭飾）、ljungpau（上衣）¹⁵、kun（腰裙）、kasui（內搭褲）、cavu（護手套）、cacavu（護腳布）、qalavac（肩飾）。盛裝與常服在形式上相同，採用刺繡與夾織製作而成，如花頭帕、刺繡長衣、長袍、qalavac（肩飾）、kaljipa（肩帶）、zangaq（長項鍊）、kaljat（手鍊）等；另有庶民cinuwacuwanan服飾（三條線的女性常服）。（如圖7）

¹⁵ 女性上衣形式上受到漢人影響，長裙開襟，窄袖。



圖 參-7 排灣族女性服飾

資料來源：吳凡提供

六、引用書目

(一) 中文

- 吳燕和（1993） 臺東太麻里流域的東排灣人。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資料彙編 7 期：7-402，出版。台北。
- 吳清生、黃新德、邱新雲（2014）東排灣族 tjuwaqau（大狗）部落誌。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未出版）。
- 李莎莉（1998） 台灣原住民衣飾文化（傳統・意義・圖說）。臺北：南天出版社。
- 童春發、巫化・巴阿立佑司（2013） 臺東縣金崙流域的區域發展與族群關係。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出版。
- 許功明、柯惠譯（1994）排灣族古樓村的祭儀與文化。臺北：稻香出版社。
- 潘立夫（1996）排灣部落訪問及其文明探索。屏東縣立文化中心出版。
- 薛惠瑛（2004）排灣族女性服飾之新款式—以其形式與內容作探究。樹德科技大學應用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
- 譚昌國（1992）家、階層與人的觀念：以東部排灣族台坂村為例的研究。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研究所碩士論文。

顏正一（2007）排灣族東排灣群傳統歌謠研究—以土坂部落（tjuwabal）為例。國立台北教育大學音樂學系音樂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蘇秋鳳（2010）排灣族服飾文化之研究:以拉瓦爾群三地門部落為例。大仁科技大學休閒健康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二）譯本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2003）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五卷〕排灣族・第三冊。臺北：中央研究院出版。

七、延伸閱讀

巫化・巴阿立佑司（2011）神靈之路：排灣人祭儀經與（kai）之研究。國立臺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邱新雲（2011）東排灣巫師 purhingaw 之研究：以台東縣土坂村為例。國立臺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周明傑（2013）傳統與遞變：排灣族的歌樂系統研究。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系博士論文。

曾有欽（2020）再寫排灣族口傳詩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博士論文。

